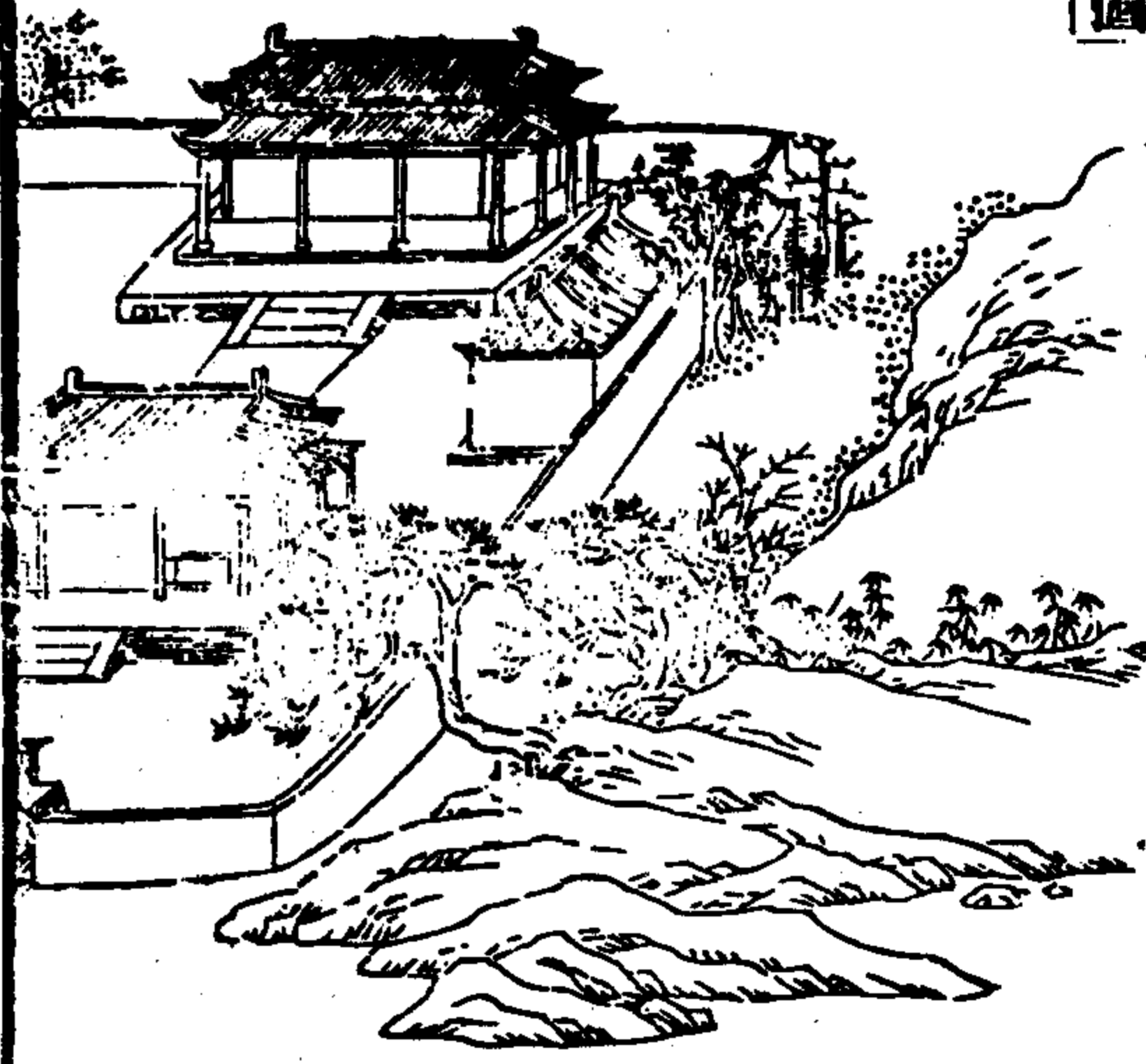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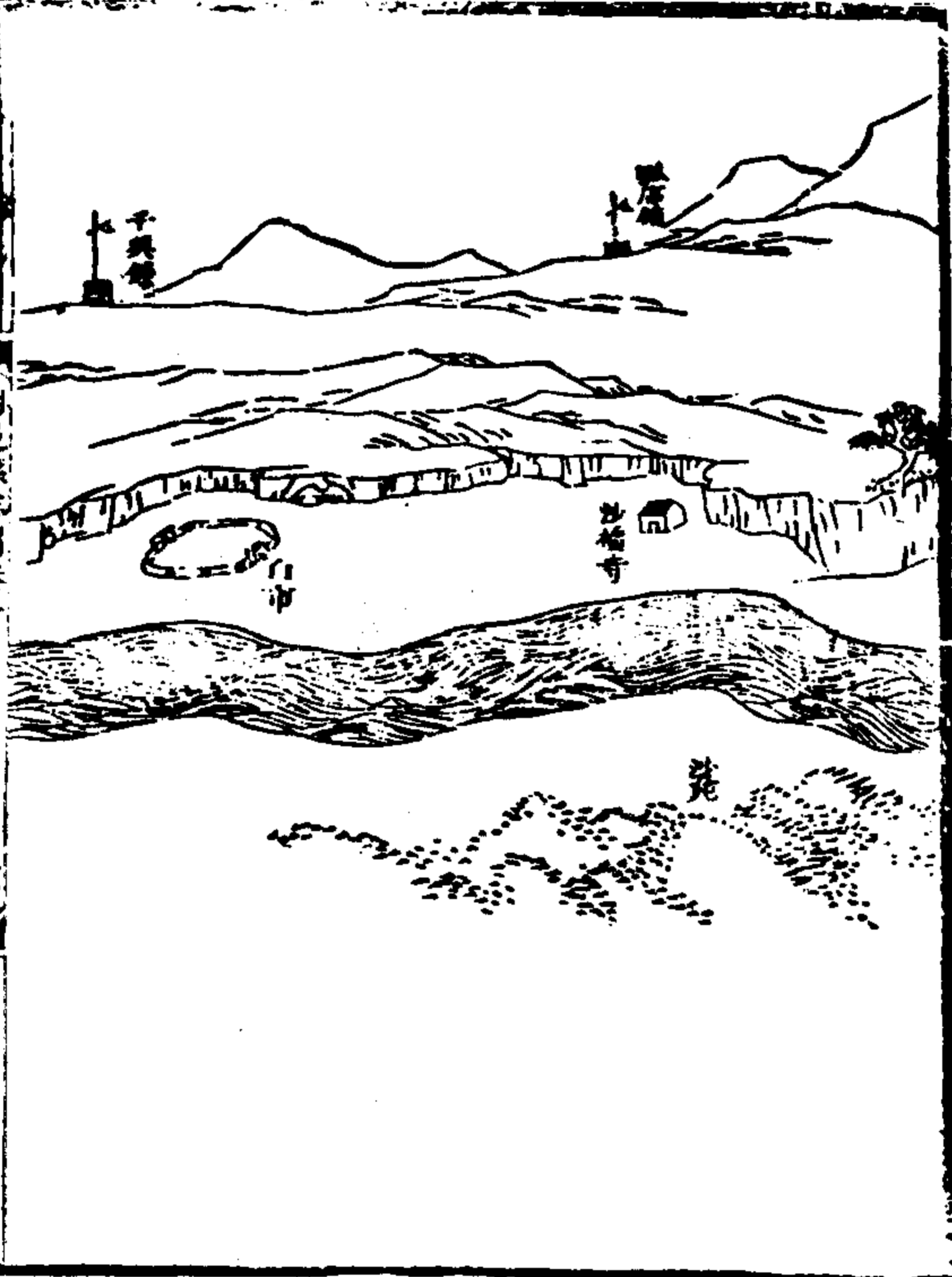


饒益寺園



物邑縣志圖卷十



物邑縣志圖卷十

早



十景詩記

初坂古西河地前臨華嶽後襟黃河右踞華原左帶渭洛誠關
一真區也辛卯之春余自天池來權茲土披閱縣志載景十
二有題無詩繼覽西河詩錄見七絕十首係邑人柏林雷君所
作數雖少二而題目次第較雅因於公餘之暇各賦七律一章
而同鄉黃君及門詹君劉君亦復交相唱和所以繪山水之清
幽寫樓臺之壯麗均為斯邑誌勝標奇非敢以詩曲而問世也
詩成書之以告來者皆

賜進

道光十有一年辛卯首夏吉日
士出身邑令西蜀朱斗南書於官署之東軒

華嶽春雲

邑令朱斗南 極泉

城南華嶽勢懸延盡盡春雲押碧天高把兩京擬欲雨遙臨八

朝邑縣景卷十

聖

水望非煙蓮花池繞人俱佛玉女峯迷客是仙此地網羅多石
隱祥驚太史果誰先

黃河秋漲

河水洋洋接素秋排空浩瀚淨歸舟氣吞華嶽千層浪波城隍
門萬里流擊楫何人追祖蹟乘槎此日溯張遊榮光許向安瀾
下野見澄清一德休

渭川煙雨

岐陽八水繞長安渭河溶溶納象瀟玉女峯前烟欲活金龍渡
祀而初寒再給此地域稱呂洗甲當時共說韓柳柳紛紛堪誌
慶為霖濟早佐朝端

洛岸桃花

洛水滔滔勢飲東桃花樹樹醉春風無言獨自成蹊徑帶笑真

能效化工錦映層瀾三尺綠霞蒸兩岸一溪紅武陵休問仙源
景指點迷津在此中

紫陽夜月

城西特秀紫陽山怡喜金仙鎮此間五夜鐘聲催漏箭三更月
影透禪關敲門獨咏人何在掠艇高飛鶴欲還試問張翁曾寄
否一輪詩在想躋攀

長春曉日

官號長春景亦奇曠曠曉日更相宜兩朝勝蹟傳千古五色展
曦貫四時夕照休談鴉見背朝陽喜卜鳳來儀衣冠文物今猶
右為頌光華復且詩

沙樹濃陰

扶疎沙苑綠成茵柳色青歸樹樹新此日森榮垂洛岸當年戰
伐紀周臣廢地香枝清骨格參天老幹古精神為語郵農勁保
護餘陰留覆甌頭人

朝邑縣景卷十

聖

蒙泉灌溉

阿阿盈疇畫井疆蒙泉美利說西莊濱河藉潤來源遠阻洛分
滋沛澤長畝荷涵濡歌成稔田資灌溉咏年康饒山造福符天
教豈獨甘肥置牧場

岱祠岑樓

華原高聳岱祠超百尺岑樓接紫霄始創宏規願宋代重新巨
制屬先朝南瞻華嶽三峯渺北望黃河九曲遙借問登臨誰作
賦柏梁盛事與齊標

金龍高塔

塔聳金龍繞碧嵐府初創建一名盤踞聲振響行雲過寶相高

懸南雨滴八面莊嚴培土氣千層峻峭鎮星垣名附雁當年
李致真殊書 聖澤覃

華嶽春雲

蜀南黃大紳

蜀棧西來仰華山更逢春日曉雲環有時獨立三峯上萬里風
烟一日閒

黃河秋漲

排空濁浪舊稱河水漲三秋泛巨波頻讓來源千萬里祇緣不
擇細流多

渭川煙雨

淮陰戰地久稱雄勝蹟猶留渭水中雨脚烟痕溼盡本番綸坐
待夕陽紅

洛岸桃花

朝邑縣志卷十

聖

洛洛洛水大河濱千樹桃花雨岸春高士尋源空往返那知此
地即仙津

紫陽夜月

渡橋誰去訪三丰古殿空明月色濃夜半鐘聲驚客夢前身悟
到紫陽峯

長春曉日

隋唐兩代建行臺千載長春向曉開即此朝陽歌港露和鳴應
有鳳凰來

沙樹濃陰

沙苑銘勳奕世欽千株柳樹挺森森幾朝培植由來久愛比甘
棠召伯陰

紫泉濯以

歐畫西莊傍水涯蒙泉利羨萬人家從知有本分餘澤著渭河
陽蒲縣花

岱祠空樓

華原岱廟鐵城四百尺岑樓百尺榭此日登臨誰作賦才稱五
鳳與韓齊

金龍高塔

金龍寺紀大唐年寶塔嶙峋插碧天花影鈴聲輝日月題名孰
得會秦仙

華嶽春雲

蜀南 詹汝猷 并序

春和華嶽雪初晴天外雲臺畫不成五色凌虛扶帝座三峯絕
頂擁神京無心玉女影中出有態金仙掌上橫時至聯龍噓氣
去為霖怡好慰蒼生

朝邑縣志卷十

聖

黃河秋漲

黃河襟帶繞東流漲浦金隄穩水悠星宿源真來萬里仙槎客
自泛三秋臣能擊楫風何壯民不為魚澤更周借問安瀾清幾
度蛟龍好倩負王舟

渭川煙雨

城南古觀望神仙渭雨空濛上下連兩岸隨車花滿縣九霄飛
練鶴參天獨饒餘澤雄三輔送帶流光鎖八川漢代將軍誰戰
此恩深難報書凌煙

洛岸桃花

廿番風信碧成郵夾岸桃花帶雨痕似海春縹深古渡為叢錦
自滿仙源五香車過紅雲擁三月龍飛綺浪翻看徧長安真得
意華芳原是出公門

紫陽夜月

城外仙蹤訪紫陽空明月色映虛堂照來絕頂鴉飛樹悒到前
身客憶鄉一帶山河金粟界幾層樓閣玉輪粧如娥早許秋來
約細語蟾宮報桂香

長春曉日

長春花是帝王宮巡幸當年泄露隆五夜雞聲催絳幘九天跋
彩照丹楓看花眼過隋唐蹟捧日心懸戰伐功壽有朝陽春樹
發至今都邑尚稱雄

沙柳濃陰

沙樹扶疏洛水濱倚城遙望柳青新幾朝牧豎出餘地舊古功
名植此身日月光分垂蔭送風雲氣合受恩類莫言材大難爲
用博得濃陰覆後人

朝邑縣景卷十

景

家泉灌畝

地靈不見古長陵却有西莊賦臥涼泉自蒙生流一線田因井
養秀雙枝膏腴那讓南東美禾黍都同洛渭宜餘澤兼澆花滿
縣千秋水利繫人思

岱祠岑樓

岱祠靈結芮城胎宋代岑樓勢壯哉百尺凌雲誰穩卧千年飛
翼木良材河觀稊帶榮光繞嶽望蓮花曙色開幾度登臨香案
側爐烟瑞接到三台

金龍高塔

金龍古剎勢崔巍冠冕城西碧四圍鈴影搖河懸壁立蓮花並
默倚天飛級高偏得風雲聚瑞起常將日月依雁塔何人題姓
字九霄聯步入 繪扉

華嶽春雲

蜀南劉光代題

華嶽全秦百二關芙蓉千丈絕躋攀春回雨霽金仙掌風芝
籠玉女鬟落雁樓空飛泝泚騰龍噓氣舞爛斑問天恰好凌雲
去一覽宮堦泰華山

黃河秋漲

滄桑無計挽東流水漲黃河吼未休禹穴直奔千里浪龍門高
擁一天秋何人持棹橫王霸有客乘槎問斗牛清濁尋常今古
事安瀾長此頌 皇猷

渭川煙雨

渭枕長城鎖八川蒼茫古渡水雲連青青柳覆千林雨漠漠楊
飛兩岸煙到眼不分潮上下橫空獨見雁回旋虹橋爲誰占
氣高翻臨流說望仙

朝邑縣景卷十

景

洛岸桃花

桃源棹返武陵人留得縹緲洛津紅雨成霞花似錦香風夾
岸浪生春一天霞彩烘丹曆十里爐波點綠浮水滙落英流不
盡魚肥江上好垂綸

紫陽夜月

露靄長空玉露橫紫陽山際夜光生寒凝素魄開金鏡淨掃
雲湛太清天上烏飛會幾陣松間鶴返恰三更華原月朗人何
在惟聽書聲雜漏聲

長春曉日

曉口曉曉上翠微長春景象未全非晴開旭照天初曙氣暖陽
和露乍晞兩代河山留宿草千年宮殿曠朝輝何須憑弔論興
廢浩浩長空玉彈飛

沙苑濃陰

誰栽沙苑柳叢叢神武當年紀戰功壯氣長留千樹綠濃陰直
蔽一天紅雲來宿鳥棲偏穩風過深林響未終陸比甘棠遺愛
遠休將大小問虞公

蒙泉灌畝

洛水涓涓兩相宜畝灌蒙泉勝舊陂一線源應來八水千村人
自急三時膏流匝地田疇潤澤共長天雨露滋真個南東占美
利鎌山四望綠漪漪

岱祠岑樓

煙噴金猊繞碧霄樓高岱廟絕塵囂盤空直傍飛鸞上極目真
隨落雁遙華嶽西來雲霧滿黃河東去水迢迢一聲短笛橫朱
檻可有梅花數點飄

朝邑縣景卷十

七

金龍高塔

寶塔莊嚴舍利藏金龍瑞起佛生光重重迢遞通三輔面面玲
瓏照十方花雨一天飛爛漫松風五夜語琅璫名蓋自昔饒佳
勝高聳文峯鎮紫陽

次 松泉父堂十景原韻

華嶽春雲

王克允

嶽壁三峯萬古延蓮池雲湧正春天遙飛洛岸籠花影漸入渭
匪護野烟對雨營疑臺作觀有詩莫道令非仙南門樓上試開
眺五色文成讓此先

黃河秋漲

滔滔德水問千秋曾向蒲津上客舟直下龍門看巨浪誰為生
真慶安流祇憐沉澗迷禾稼忍說波濤恣溯游幸有乘槎人遠

至清如大史望呈休

渭川烟雨

遙攜漣灩下西安尾入司空鎖急滯雨到河津人欲渡烟迷沙
苑草方寒釣垂今日非無呂罌繫夏陽豈異韓箕笠誰依千畝
竹長看野霧起林端

洛岸桃花

我處南陽洛在東桃花滿岸不凋風朝朝玉貌施朱粉歲歲醜
齋帶酒融春樹遙臨箕掌綠曲流直映篆沙紅何綠彭澤曾為
記但說武陵忘此中

紫陽夜月

紫陽趾本即鎌山古刹名藍餘幾間月下僧吟聲正靜夢餘光
照寺初闕誰藏經典遺編在人謁橋陵何日還仙遊舊傳予未

朝邑縣景卷十

八

信獨留偈句可追攀

長春曉日

東山曉日出驚奇映入長春景倍宜高警宮人唾絕代長堤天
子晒前時何似雄城攻劇賊特留光景代常儀只今人尚踞高
處為對朝暉試咏詩

沙苑濃陰

積沙不止長春苗密樹濃陰一鏡新戰罷空餘高柳色苑邊無
復監坊臣夕陽背處農閑話茅舍蔭旁社賽神慶幸時來栖臘
上應將樂景慰邨人

蒙泉灌畝

鎌原何幸有分疆綽約微流繞小莊幾畝良田均灌溉千家美
利慶遐長舊時金水今偏沒有此名泉世亦康吾里常愁河洛

瀛恩依北麓置園場

岱祠岑樓

何處高樓似此超為傳岱祀上垂霄每疑東嶽墜西土猶有古
碑沿宋朝烟火滿城襟底落河山入望眼前遙茫茫來才士多遊
此佳什今纔可共標

金龍高塔

高塔遙看挹翠嵐勝占一縣殿伽藍勢凌碧漢烟雲淨影入黃
河水月涵豈有金龍升寶樹真成幻象現巖壑側留司寇名碑
在拭碎秦詳思欲單

朝邑縣景卷十

完

修志原流攷

韓志

朝邑志卷十一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晦而不能
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
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改筆省見其疾苦景行其
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
讀之足以勸而已然非以誇靈勝之迹崇獎飾之細也而撰者
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蒞縣之明
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讀五
泉子之志異而歎焉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歟置
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見
而不能減者斯予之所謂繁而不詳晦而不白亂而不理者矣

今舉以及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之行事人物所以備其豪
俊之餘烈其恐猶有所遺而未盡也括之以雜記開卷之際凡
川源改革之實文獻散失之舊皆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
皆若此其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純甫作縣而能先事於此
此可以徵其政也正德己卯九月十又八日己酉濟西山人康
海序

朝邑舊有志然不載高御史及劉烈女事二人者代不數人顧
可弗錄邪非也奇異如程濟善終如周或寵任如楊恭迺略而
不書沮水入渭蓋數千歲近時迺徑入河川源改革此其大者
而弗著後之人何考焉他可知矣縣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
傳然烏可以但已邪迺以五泉韓子韓子於是乎編焉夫昔人
之為朝邑志也豈不自以為善哉然後之人迺有議而更之者

豈非一人之見有時而窮邪今之志如斯也夫今人之見猶昔人也夫其繁簡取與之間其可議者吾不知其有幾也後之君子各以其所見刪補而更正之猶今日焉斯爲全志矣豈不善歟今志凡七篇正德己卯二月六日五泉韓邦靖書

右朝邑志七篇工部員外五泉韓汝慶之所編也紀錄質實而文彩煥炳可謂其傳人物說高翔程濟及烈女劉氏事婉乎若覩其人真足以廉頑而立懦不可謂無筆力也而雜記一篇又多政事利害所關以示後之爲朝邑者何惑焉其餘五篇事雖不異他志而紀例亦自殊稱爲簡確之編信矣然則陵川王君純甫知是邑而刻此編人雖曰不良於政則吾不信也正德己卯秋七月廿二日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高陵呂柟後序

道始至蒲臨河而西望朝邑卽壯其山河之美比入境左唐關右隋宮盡覽其古跡之勝比人廊閭里輝聯後先掩映則又嘆其人物之秀且盛而果非他邑比也顧其邑志繁蕪汗穢不足以彰往而詔來道乃請諸五泉韓先生作此新志焉其視舊志雖省二之二然而爬羅剔抉昭昭乎可激勸于人者不啻加千百也旣而又得對山康先生逕野呂先生序諸前後則斯志也滋可傳諸木以爲斯邑實籍矣若夫企先賢而思齊觀名宦而思政慨風俗而思易移觀利病而思興革則又後之有志者事也于道何有哉昔正德己卯九月吉旦知朝邑縣事山西陵川王道跋

續志

蓋自不佞爲里志久之猶然未就會今郭大夫至迺儼然臨况

而問志焉不佞主臣曰日余屬草也載祀屢遷而成蕪擷削精力淺短奚志之能爲唯是文獻一大事重動大天過存敢不續吾所欲論著成大夫之美旣已謬爲引其端曰今寓內郡國志兼兩不足以爲載而薦紳先生往往右吾朝邑志謂何五泉韓先生誠俊人也出其鴻筆質而不華論而不議亡所事奇而超然烹覽四方學士翁然稱之當其時先生少而瑰瑋天聰故縱筆轅等夷若此不佞嘗上下其世爰自正德末造越嘉隆訖

今天子萬歷涖灘之紀時易事起積六十餘祀故實闕而不錄後之君子將焉鏡考邪殆不可徒高下風而未之有述也先是隆慶庚午高大夫魁屬不佞彊爲論著述往事思來者已而李大夫梧亦心儀予會不佞行服唯唯久之未遑搦管聞者穆然俛而深惟里不乏人不佞豈能仰承前茅顧以旦夕念此至孰

義不佞然諾輒爲一二其詳然猶不敢非世才已廣延問於方聞之士關覽乎百家衆氏而得之王君傳吾伯氏內鄉君洎縣之諸長老滋多總其凡爲已目八篇命之曰續編凡以承風乎先生遺則云爾乃其匠意綴辭則稍稍自異矣顧旁搜之難碎之食雞積千跖粹裘取衆白不遺餘力慮有遺珠敢以白多它若布我聚落宜我疾苦語纏纏不休意若曰土生人人人生事事生志其歸有在何以故建庶官者爲衆庶敷道理者先煥休起撤維風憐怛民隱此其學犖大者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庶幾長吏披繪圖而知疾苦臺省不下堂而悉閭閻卽天子居四索之上萬里而遙有如問關以西名數斤斤乎披輿圖若宇下矣所媿材下暗於大較意見之相駁責四面至寧不自知無寧施望於茲而芥藻因焉自今以來匡其所不則而輯其所未逮以

似以續傳之其人亦猶先生之須今日者須後人而薪火傳焉
審爾則副是要腹豈惟不佞有大願而先生所以卷卷終末學
者意在斯乎是役也載筆踰十年先後閱五令而今成於郭大
夫文獻不泯不爲邑人士一愉快哉萬歷甲申午月河上人王
學模撰

余嘗品藻於郡若邑志詎不受受乎其難哉有以多爲貴者見
以爲博而回冗批謬有以少爲貴者見以爲約而脫略故實嗟
呼試觀載籍約而不穢囊括無遺將焉病之晚近世倭說無當
爲穢而已矣獨不跡之易邪先天無文後天有文其文約故其
指富其事博而其義精蓋開物成務結繩猶多因時制宜累牘
不足氣化自微而著人事自少而多通神明類萬物成天下之
亶亶夫非作者之聖邪余以爲後世之作史其迹稍稍似之事

朝邑志卷十一

以時起文漢義生前非故省後非滋侈其說在朝邑兩大夫之
作邑志故志五泉韓大夫論纂學士家數盱衡擊節稱焉凡以
其約也後若干年而河汀王大夫爲之次稱曰續志何以續何
續爾廣而博也文約義該博大不穢勒成一家之言而潤色有
加至其宣業隸之鬱滯惘惘歎歎惘惘乃身不翅見疾苦而聞
呻吟且也穀言纏纏開示時務之要有味哉有味哉顧淹引時
月所司不蚤堅請鏤布大夫寧自銜鬻客歲癸未余謬以射策
得代匱允茲邑事亦欲候民病利與之幅利更始爾乃迺遷而
西造精廬質問是編出而犁然有慨於中因嘆曰夫志史家者
流也史不易作而兩大夫遞起繼前則韓大夫約而質其推精
悍繇後則王大夫核而文嚴而有裁號爲爾雅總之並建旌鼓
可以信今傳遠唯是王大夫淵抱冰節著名穎川蓋數芥萬金

不盼而兵備岌岌石畫不盡厥施已慨將領滋慮作檄諭慮先
薪矣今雖偃息河瀕而憂國如飢渴然則是志也無亦發志之
隱約與吾黨守土於此誦思其故可以廣德心樹尺寸是以三
復茲編莫相見之晚故志式珍不毀續者與檄諭並梓遂次其
語明作者之意是以知立言者非徒博無奮辭而副剛揚休匪
獨彌文爾爾矣萬歷甲申暢月賜同進士出身知朝邑縣事高
邑郭寶撰

成周建國至千八百稱最夥矣其時國有史官以典記載之業
稱最專矣乃子車氏枚列國史自晉春秋外則晉乘楚檣柝止
耳史之難不其從古然哉明興郡邑函夏夥亦可千五百許而
編纂之官不設其間於是壤內方聞士惠念粉榆有可以示法
垂戒掃害布利爲一方之故實者謹書備錄命之曰志亦古國

朝邑志卷十一

史之遺意也顧求史於有官之國千八百中指不能以四五屈
郡若邑既無專官志何容易假令數百區而得一數十年而得
再猶比鄰矣往不佞壯游上國四海薦紳知其爲朝邑人靡不
鄉之索邑志者曰是五泉韓大夫之所爲也核而文約而能該
不可以莫之觀睹也不佞應之日不暇給云河汀王大夫生韓
大夫四十載後謂故志成正德己卯迄今踰一甲子宦茲產茲
宜增論其行事後之人得有攷焉且地震河徙而來生齒漸夥
循賦日益將爲宣閭閻之痛微休息之仁此其續志所繇而作
不佞披誦數過見其志官氏人物節義如吳道子繪像頭面須
眉一一惟肖使觀者寓目宛見其人志地形食貨如秦越人望
色聽聲知病所在厲鍼和齊便有起僵生死之術卽建置扶祀
紀事諸篇例不得不循他志若其緣物蒞情隨文取義如張旭

章字冕爭道聞鼓吹皆可抄悟立通者其運管乃喟然而嘆曰
思深哉王大夫之志乎文悲而壯意盡盡而在民韓大夫九原
可起必當相視而笑話同心定莫逆矣以傳之人人其時能軒
軒之也繼自今牧吾邑者誠鏡於志又鏡於續志法法戒戒掃
掃布布二大夫福我邑里可勝誦哉不佞今病而倦游或有日
復走上國挾持兩志應四海薦紳之索亦且藉之而自多也王
大夫之爲續志也蓋十年所今邑侯文岩郭公雅重文獻始謁
而梓之梓成命不佞爲序而又曰故志出韓大夫必無使廢縣
斯而占侯之鏡兩志以造福於吾民無俟乎觀政而可知已王
大夫負蒼生望久在丘樊頃天子以言者薦起之尋不果用豈
用不用固有命將用有其時而未之逢也賜同進士出身文林
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慕庵雷士楨撰

續志卷十一

六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夫志也者所以紀實存故章往
意來非擅三長而具史筆者未易言也今天下郡邑各有志詳
者或失之蕪簡者或失之疎詳而不蕪簡而匪疎品裁具而體
式宜其諸河汀子之續志也乎君子曰匪志也亦可以爲史矣
或謂其詞存褒貶義切風戒者何曰河汀子蓋以志其感也所
感而起者固所以爲終其諸寓春秋之旨於斯編乎君子讀續
志而世道之感深矣斯編也豈徒補邑乘之闕略資來者之考
訂而已哉邑人西溟子王傳跋

續志成於王大夫在韓志四十載後梓傳於今郭邑區又距王
十載所矣支胤紀志故志郡邑大故故吾邑不可以不志志不
可以無韓又不可以無王而尤不可無我郭侯之續布垂久也
不數載則濫導利未易指屈隱隱民瘼蓋得之性靈云其引

續志曰核而文嚴而有體可以益韓信遠又曰大夫不究厥
憂國饑渴吾黨以廣德心樹尺寸噫嘻侯之志見矣曰廣曰樹
其毅然民瘼之思哉吾於是知吾民之受福於吾侯者深也是
志也王大夫自序而復詳於雷大夫再繼以侯已而家大夫亦
贅末簡矣顧余小子復何喙第因侯之傳迹侯之政而稔侯之
存心吾邑也侯業已聲當寧邇將被寵命爰托耳目之重以須
他日鹽梅之用繼侯者吾願不失吾侯意也則王大夫所爲志
憂民饑渴之念庶無負哉賜進士出身四川按察司僉事前南
京戶科給事中含宇王嗣美跋

續志卷十一

七

邑郭公爰肇自萬歷甲申歲也距今百有餘祀梨棗不無模糊
識者謂寶劍埋於獄土重器棄之荒郊淬礪拂拭閱異時而必
有其人驚詎敢謂郭公作於前而余能述於後哉但念王先生
苦思十載以續韓五泉大夫之志號爲雙璧且七卷之中無一
不宣萌隸之疾若桑梓之痼痼古稱仁人君子鄉先生長者殆
其人哉寧忍是盡湮沒不傳也今夏延邑諸君子纂成後志并
輯王兩刻統付削刷共彙一表雖不敢謂淬礪拂拭有光前人
而寶劍重器在目愛而勿釋庶幾與高邑郭公有同心而各盡
乃職云爾然續序王志而不序韓志者以溼野對山在前聊辟
三舍云昔康熙壬辰季秋之吉文林郎知朝邑縣事寧州王兆
鰲撰

後志

朝坂舊有志益駕游西而聲噪宇內者五泉韓大夫志也桐耳
續刻而亦與吾家濠濱公相伯仲者河汀王大夫志也無論體
製高深筆墨簡與而情文婉擊痛痒相關此邦之人隱庇仁人
之言哉二公畢生之文章政事悉見於茲所謂讀其書而想見
其為人者此也顧念二公當望重東山之時歲月休暇且生斯
長斯採訪考証不費餘力而河汀猶謂載筆踰十年而後成若
一行作史事叢勢迫每刺促於催科刑名之際猶恐日計不足
奚暇著書立說哉即如王濛之游覽為多謝眺之文辭稱富亦
不過才士雕蟲之技已耳煌煌文獻之徵相宜遜謝不敏也朝
坂明府王公滇南鉅儒而力量氣魄尤且百倍於人每蒿目民
艱隱痛嗷咻不力為興除不止凡有關於邑人事者獨衷已見
不撓眾議始譁然而終帖然焉種花六載政簡民淳因念邑志

八

八

自韓王二公後缺略弗講者百有餘年慨然曰此予之責也敢
貸為他人事哉於是旁搜博稽採諸輿論考之金石缺者補之
後者續之略者詳之疑者訂之寧嚴勿泛寧朴勿縟寧不沒一
善不妄譽要人脫稿僅五月為書盈八帙較河汀之載筆十年
難易又相懸矣但不知五泉當日纂志時幾經物換星移也不
佞自放歸田里聞公之德政即心契其人而情慄相通者久之
今於初夏朝邑後志成將付剞劂走帙就正不佞披閱之下珍
為秘笈欲妄擬皇甫之序三都實恐然有慚色然不佞嘗讀書
中秘歷覽大江南北之勝矣往往嘆海內邑乘不翅兼兩而愜
心爽目者有幾今誦公之志位置森嚴論斷簡確其考建制疆
里戶口也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言言皆著實其論田賦利
弊風俗淳漓河山遷徙也如術洗馬言愁憔悴驚令人心折

其表揚廉吏人物忠孝節烈也如歐陽率更見古碑下馬佇
三日乃去其整飭祀典興復舊制煥然更新也又如漢司隸衣
冠令人驚美至筆力之疎落俊逸潔淨精微或如寒鴉數點或
如絳雲在霄或如縷水雕瓊流光自照又其餘事耳是志成而
與五泉河汀兩志共稱華嶽三峯高莫與並不惟朝人永為嘉
賴即不佞僻在隣壤亦增輝光萬萬矣懽心爽目莫此為甚以
之攀許西而提濠濱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爰不辭鄙陋并敷
言於簡端皆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七月穀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
講學士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張廷樞序

志也者文獻一大政也在天下則志天下在一國則志一國在
一邑則志一邑於以述往事昭來茲胡可略也吾秦省自賈大

九

九

司馬漢復節錄之日禮聘鴻儒纂修通志關中文獻稱全盛焉
嗣是列郡屬邑相繼修輯共成文治唯朝邑自王河汀續志以
來百有餘年缺焉莫考後聞李河濱楷曾有遺藁而斷簡餘編
未見梓行劉筠石嗣亦有成書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意者韓
五泉王河汀而後盛美之下將難為繼乎曲江王侯寸學品望
南國翹楚方余旬宜滇南時以博士累遊上譽已知為德器沉
厚強立有守之士然知侯之德行耳未知侯之政事也及侯出
宰朝邑而余亦移撫黔中魚雁南北方以狂言相勗而兩河歌
頌之意時時不絕於耳余聞之深為慰快始知名下信無虛語
然知侯之政事猶未知侯之文章也今當執徐之秋朝邑後志
成不遠數千里求弁言於余余展讀終篇不覺喟然曰政事文
學侯兼而有之矣向也余每念修志之難謂非稟經酌史終非

完書讀禹貢而知厥土之上下厥貢之同異讀周禮而知建置官師之名數山川里道之遠近讀風詩而知忠臣孝子士女風俗之貞淫正變是經也者先王之稗乘也又讀左氏司馬氏班范歐陽涑水紫陽諸史而知政治之因革人物之高下天時人事之興衰治亂可以傳古而信今垂法而立戒是史也者先朝之實錄也後之爲志者孰能取經學之遺意史氏之家法踵而行之乎今侯所纂輯者典制賦役原本禹貢周禮而導揚美善溫柔敦厚之旨一依風人則志也而稟乎經矣因與革道其詳高與下殊其等時與事錄其要體格準之先賢而法戒寓之激詞則志也而酌乎史矣文學莫善於經史而侯之志咸備焉以之繼河汀而溯五泉後先輝映而河濱筠石能不拜下風於冥冥乎且侯治朝六載廉正無私富貴福澤將不可量他日超遷

卷十一

十一

臺省以如椽之筆敷陳風物於行省張大一國之光可也以補天之手掇拾遺漏於國史共襄文明之盛亦可也豈謂彈丸一邑僅爲良有司誇文獻之治已哉昔康熙壬辰季秋之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劉蔭樞序

昔明道官鄂考亭官南康皆首重志事誠以志者郡邑之乘几建置田賦山川疆里以及官師政事人物風俗胥於此考鏡焉朝坂號名地自五泉河汀兩先生輯志後距今百三十年文獻無徵湮沒滋思余承乏茲土不敢視爲邑人事而他諉焉又慮才疎智短有媿三長未能造次執筆既兢兢讀前兩志以印証近事舊創半廢城池全墮邑之建置變蠹役高下奸民欺隱邑之田賦變黃河西徙地厚東鄰邑之山川疆里變官省於前事

煩於後邑之官師政事變撫今追昔風俗之醇漓人物之盛衰又不知經幾變也屢變而忘何以徵信爲

上龍飛之五十一年大賜獨復風雨調順民享盈寧無事而余又減催科之勞日食升飯間有餘閒因取河濱星柱二公舊藁據其記載益採輿論往籍旁搜閱月而告成焉綱凡八目五十有五彙爲後本將付剞劂又兢兢取前志以驗今志之同異不覺悚然有所思焉嗚呼後者變之以新偏畸者變之以一然而巨浸淵泮沒我田廬強鄰逼處奔我畛域又將何以變之官變而省勤以赴之事變而繁簡以御之然而人各慕古不無盛衰家不殊俗間分純漓更將何以變之雖然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九派之流至隋而南徙灰燼之餘至漢而經明讀小戎而知爲秦風聽夏聲而不忘周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遲之數年變而桑田變而至道變而豹蔚虎炳余之思庶少慰乎是以吮筆至此不勝惓惓而尤於黃河之害發三嘆焉使起五泉河汀兩先生於今日諒亦言之灑灑而大聲疾呼矣考鑑有資痼疾愈切此余在職言職未遑計文詞之工拙而竊取程朱作志之意聊法前人萬一焉時助勸厥事實賴邑之諸君子云昔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仲夏文林郎知朝邑縣事王兆鰲撰

卷十一

十一

郡邑志曷昉昔賢以爲乘輿構杙者流蓋史家之一體大指要歸於据形勢攷沿革備文獻昭法鑒而止朝邑故臨晉也邑於長安之東偏界秦晉襟帶河渭左蒲關而右同華昔楚漢之交魏豹盛兵蒲坂塞臨晉而韓信張疑兵從間道渡唐高祖自河東引兵而鹵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休甲養士資永豐倉食厥後嘗命太宗鎮此此其爲扼塞要害也固也重以千百季之

人物文章千百年之民風土俗百一之與區多古今之軌事而邑乘顧殘缺脫遺將使後之君子談石畫訂遺文者奚所資而取衷焉間攷前志作於正憲已卯出自韓五泉先生手續於萬歷甲申則王河汀先生所撰次也兩公皆著作才幾難乎為繼自河汀距今百有三十年作者何家家無書也詎官茲土者皆迫於簿書期會之煩而視此為末務與抑勞民勸相之汲汲而日不暇給與或者非其時又非其人而固有待於今茲與秀山王公東柱治朝五年鉤剔抗弊興起廢墜邑之類拾印取者靡不寬然於化日焉其治行雅足以最百城矣顧諸觀舊志慨然以百三十年之闕文引為已任于是函雅故據舊聞旁搜遠紹越數月而成書既迺走赤牘索余言余主臣謝不敏敬惟微內繡錯至我

朝極廣計州郡外自望繁之縣已遠中下不下千五百所所在多有志志無慮千餘家律以劉氏三長五難之義其可傳者或渺而况五泉河汀兩先生後獨能於簿牒旁午之中書闕有間之日奮其筆鋒墨瀋以方駕前賢而昭茲來者不亦偉哉余待罪韓原巨吏事于役過朝阪者數矣其君子古處而敦行誼其小人質朴而尚農桑以故俗務本根野無曠土蓋宛然樂郊也韓與朝為唇齒邑習俗大抵芹之惟是韓有人滿憂成歲無兼年食余每蒿目於斯以謂朝之愈於韓也遠甚乃今讀所撰志其於黃流之銷沈土田之蕪蝕物力之凋敝蹙蹙乎有隱憂焉此則仁人君子之用心其所以籌及民生吏治者計慮甚周且長而均於一志乎寓之視世之官茲土而惟以頭會箕歛為事以擊斷武健為能于一邑之休戚漠然似秦人視越人之肥瘠

者相去豈啻尋常尺寸之間而已哉若夫形勢之源流沿革具在文獻之搜採法蓋以昭則其書固完然一邑之信史也識者覽觀焉皆康熙歲次壬辰嘉平之吉曹直序

右朝邑後志八卷滇南王公治朝邑時所纂也然則稱後者何曰有先之者也先之者誰韓子五泉王子河汀也夫五泉先之以高雅而步趨者瞠乎若後矣河汀先之以古與而步趨者亦瞠乎若後矣何也同為子而明周之後不必祖明周也同為史而班馬之後不必宗班馬也前古後今各自名家若然則公之志雖後猶弗後也公治朝六載振作興起日不暇給意蓋不欲退讓居人後者及纂邑志而意匠經營不棄前賢誠開山巨斧也細閱之而建置諸事明而確人謂後者詳也田賦等政簡而一人謂後者整也沿革有表官師科貢有表此後所獨也人物

一行必錄傳記疎密有法此後所廣也藝文遍為搜集此後之善善長也而於洪河之衝決請賑請卹大聲疾呼此後之焦心勞思言之疊疊也譬建屋然先者門庭堂廡樹基庀材而後則藻繪潤色無一不完且美也譬治器然先者爐錘鍛鍊取象成形而後則鏤刻追琢無一不奇而巧也在公意念抑抑即不敢謂後來者居上然以較之五泉河汀雖後猶弗後也前古後今各自名家識者自有定論矣曩與公素心相映適又遣小兒輩借應治下獲沾慶庇蓋欲使之親炙有道步亦步而趨亦趨也今公邑志告成雖以弁言謹諉過望拙工然而大司空吾師也大中丞老友也已儼然在前而余何敢復置喙也若余真瞠乎若後矣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

加三級范光宗撰

語云言者心之聲也不知其人聽其言今讀我公之志惻惻款款篤摯纏綿不俟卒業而父母斯民之心已拂拂楮上矣夫天下長吏多矣口惠而實不至貌悴而情不迫者比比皆是而公之心不然公德性醇固志念貞潔日計歲計隱若不足而且口不言惠焉貌不加癯焉嶷嶷者其孰識公之心哉然而公之心終有不能掩者惟其言具在也恤我丞黎如所言外腴而中枯者蹙我疆土如所言滙東南大肆毒蕪者釐我田賦如所言知罪不辭公論自在者于形勝言不在險于風俗言其遞降于物產言宜風雨于郵傳言愛桑梓且鹽政之弊言之鑿鑿衝決之苦言之惻惻科貢人才之數也官師教養之司也言之不足而圖為表孝子忠臣烈女貞媛風化之原也極節行有恥也仙釋隱之倫也言不一言而繫以傳至賦記詩文錄其尤者災祥異怪刪不經者此又非空言已也所以教邑之子弟而使之習聞前日事也噫斯言也仁人長者之言矣斯心也豈非仁人長者之心與余與公素心相對六載于茲不憚層層瑣瑣于末簡蓋將表公之心于天下後世也知與不知且三復斯編邑人雷應

己亥正月余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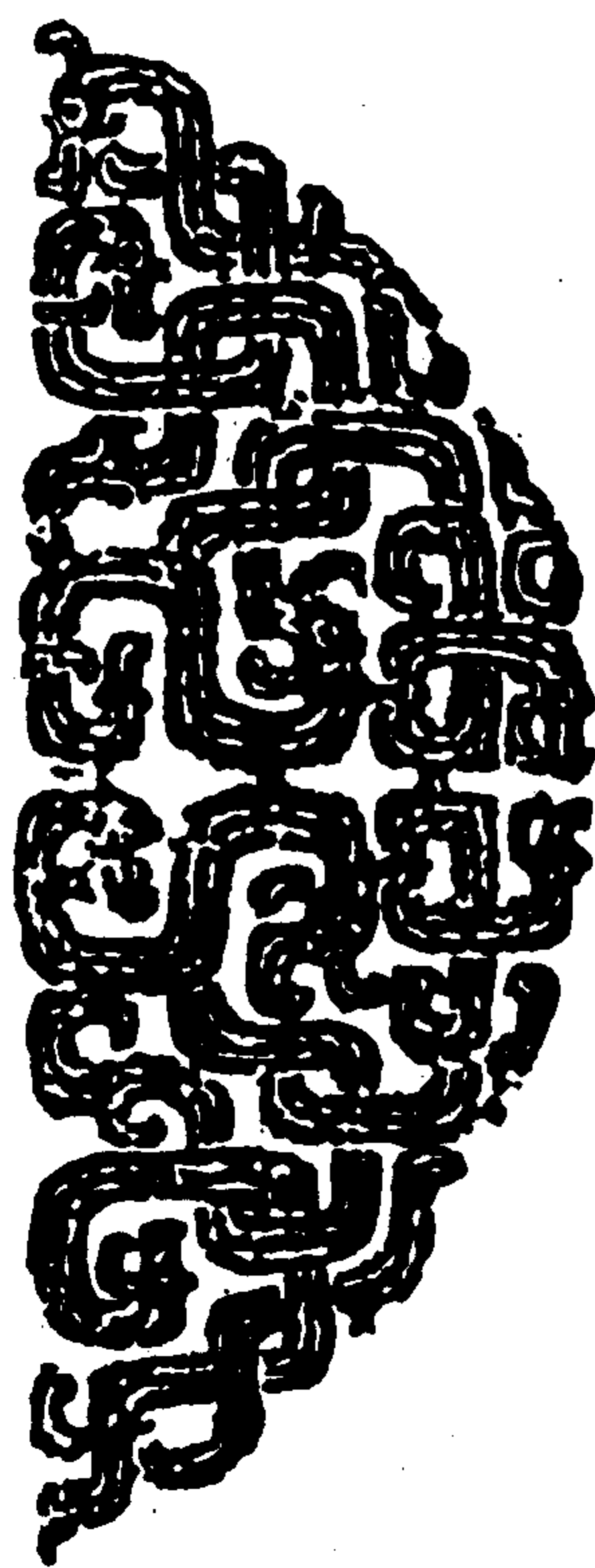
憲委協理朝邑縣事先令金山新纂志本示余時金方病鐫刻未成深相託副未幾金卒於官舍蒙

憲卽

奏宰是邑因得附言於後讀舊志藝文錄目自韓五泉外纂朝志者猶三四數訪之耆舊故老家往往無存其軼時見於他記載筆者或難焉今此書博採遐搜畧無卦漏徵引考據方聚物分知前令之留心於此為甚至也余在事方始間有一得亦或附存放之全豹之斑其點綴斯文者雖小然憲亦不弃非遺用備採錄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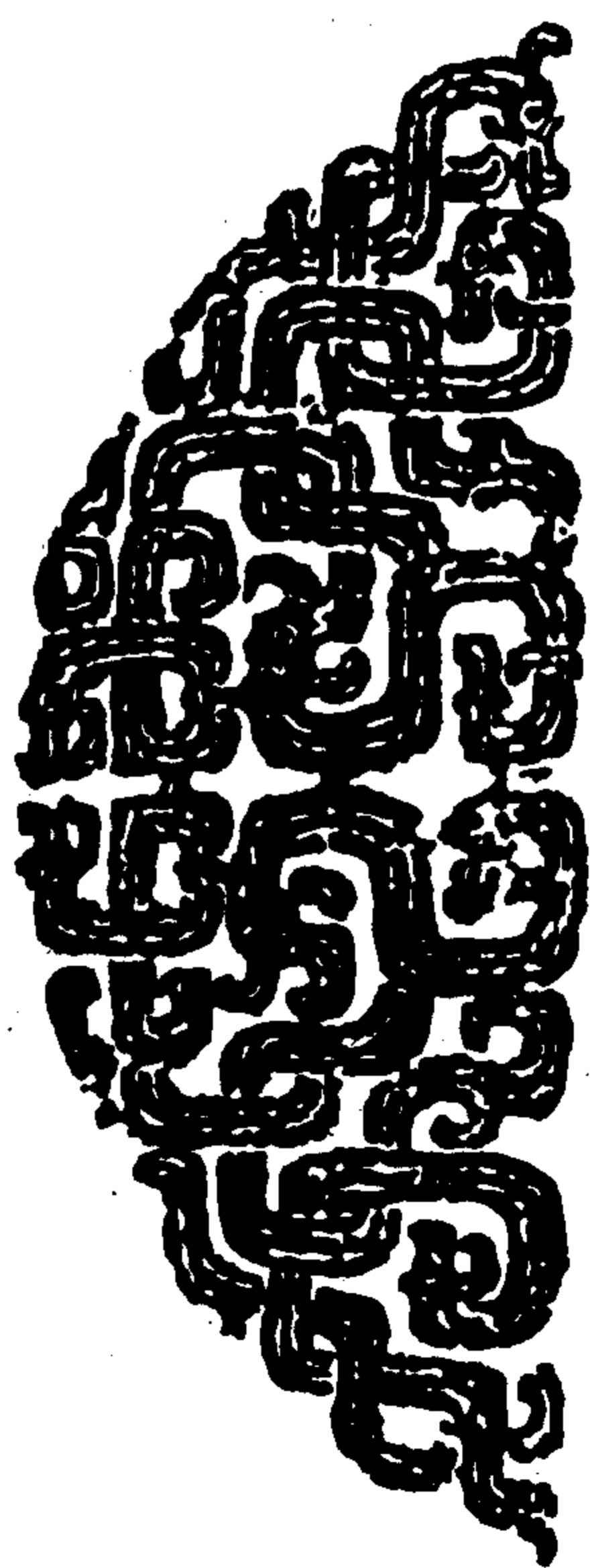
聖朝方彙徵天下輿書修纂統志異日獻之

館閣將某某巨微末邀榮亦寧敢自安謏陋耶抑此方多士有厚幸也夫是歲三月知縣事湖南湘潭朱廷樸後序



咸豐初朝邑縣志

(清)李元春纂



本書三卷，附《志例》一卷，《志例後錄》一卷，據清咸豐元年（一八五一）華原書院刻本影印。